

“段子手”组团勇闯影视圈 徐志胜演古装剧，合适吗？

原因 演戏是市场需要也是主动求变



徐志胜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近日，万众期待的古装剧《庆余年》第二季杀青，官方放出了几十张剧照，曝光了新一批演员阵容。其中，徐志胜饰演徐书史一角的消息，令不少剧粉既惊喜又惊讶：他要在剧里说书吗？他也会演戏？这不是徐志胜首次出演影视作品：去年，他参演的电影《独行月球》上映；今年，电影《交换人生》里有他；明年初，电影《动物园里有什么？》也有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语言艺术类工作者出演影视作品渐成常态，凭借知名综艺走红的李雪琴、杨笠、杨蒙恩等人，已悉数勇闯影视圈。

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又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

A 热点 徐志胜“杀青”经验很丰富

在2021年播出的综艺节目中，徐志胜凭借独特的台风、高质量的段子、搞笑的动作，圈粉无数。让人不得不佩服的还有他“长在笑点上”的容貌优势——略显紧致的五官，搭配一缕掩盖高发际线的“逗号”刘海……种种元素加持，他成为当年的最强新人。

走红之后，徐志胜迅速成长，不仅在线下演出中如鱼得水，还走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此外，他也走了段

子手们最擅长走的一条路——参加综艺。在《萌探探案3》《一起露营吧2》《五十公里桃花坞3》《全员加速中2023》《哎呀好身材5》等热播综艺中，徐志胜大秀搞笑天赋，综艺感满格。让不少网友惊讶的是，他开始在荧幕出现，而且连演了多部知名电影。

今年10月17日，《庆余年》第二季杀青，徐志胜发了一条微博：“拍戏没啥经验，但杀青的经验已经很丰富。”在《独行月球》中，他延续线下演出风

格，本色饰演了一个讲段子的人；在《交换人生》中，他饰演脸上堆满笑容的气球销售员。虽然目前上映的电影中，徐志胜出境时长有限，但他已成为这些作品不可或缺的笑点”。即将上映的《动物园里有什么？》中，徐志胜同样饰演的是一个有戏的角色。毫无疑问，目前片方更看重徐志胜的天分，均邀请他出演此类角色。



李雪琴出演《保你平安》

目前，这拨段子手最出演的还是影视作品，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既是语言艺术工作者，也是演员，能迅速捕捉观众的点。同时，他们具备编剧思维，能为影视作品增加效果。

李雪琴、徐志胜、王勉等人自带流量，能加持影视作品的热度，所以受到出品方的青睐。而且，任何行业的头部力量跨界加盟影视剧，无一例外会被做成营销梗。在《保你平安》上映期间，“大鹏李雪琴

塑料兄妹情”“李雪琴东北夹子音”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高位，甚至该片上映四个月后，“大鹏叫李雪琴老妹儿”等话题还能在互联网上掀起风浪。

现阶段，他们多以客串形式加盟影视作品，主创对其演技要求不高，不影响整体表演专业度的呈现。在《七时吉祥》中，杨笠和杨蒙恩虽然仪态松垮、表情随意、缺乏角色信念感，但他们给不少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收获快乐。有观众对两人的出现感到分外亲切：“忍不住想看他们说才！”“就想看看他们上去丢人。”对此，杨蒙恩也不避

讳，大方回应：“第一次客串就起高了演了个神仙，我只能说愿天上也有普通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群人出演影视剧也是一种主动求变的行为了。他们想“一辈子吃一碗饭”并不容易，正在走红的时候，也在面临衰退。说段子、讲开放麦的门槛较低，每个人都能讲五分钟段子，新人层出不穷、迭代加速。为了不被淘汰，头部从业者必须绞尽脑汁创作段子，才能维持内容输出的水准。与其这样，不如开拓新的发展路径。成名后，有人演戏、有人加盟综艺、有人进入时尚圈、有人继续做上班族。

D 趋势 郭麒麟演员进阶为段子手打样



郭麒麟

郭麒麟出演《平凡之路》

5月17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决定对笑果文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32.5万元、罚款1335.4万元，决定无限期暂停涉事公司在京所有演出活动。笑果演出公众号显示，目前仍无线下演出信息安排。此外，笑果文化曾经引以为傲的节目，目前并没有拍摄新一季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旗下艺人占据了行业头部艺人的“半壁江山”，对于不少人而言，当无法在专业领域获得聚拢人气的机会时，出演影视剧、加盟综艺是一条出路。

做综艺咖很容易，但做演员很难。这拨曾经以说段子出名的人，究竟不适合演戏，会经历一段市场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人会因为人气下滑而失去

演技机会；有人会因为演技毫无进展而永远只能客串角色；有人会在舒适圈里停滞不前……

作为同时期的语言类工作者，郭麒麟近年来将说相声作为副业后，在影视圈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路，可谓给段子手转型影视剧演员之路打了样。他在打磨演技阶段饰演的角色都是小人物，如：《庆余年》里的范思辙、《赘婿》里的宁毅等。今年，郭麒麟在《平凡之路》中的表现，让观众看到其成长，他不再搞笑，高度还原了律所打工人的形象。之后，他与吴镇宇合作的剧情类网剧《边水往事》同样将摆脱搞笑属性。不过，就目前看来，这拨段子手中，除了李雪琴，很难有人在影视道路上走得长远。

B 现象 段子手演戏团，李雪琴最成功

段子手出演影视剧，早有范例。王自健曾因主持综艺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成名。他之后客串出演《杜拉拉升职记》《离婚律师》等电视剧，近年来，更在《安家》《三十而已》《小舍得》《欢乐颂3》《米小圈上学记》等剧中不乏亮眼表现。因“栋笃笑”出名的黄子华，也在创作段子之余演戏，经典TVB剧《男亲女爱》《栋笃神探》是其代表作，今年主演的电影《毒舌律师》收获不错的票房，且口碑不俗。

新人方面，除了徐志胜，从语言类节目脱颖而出的不少选手演过

戏：王勉出演过电视剧《做梦吧！晶晶》《我在他乡挺好的》《女士的品格》《平凡之路》；杨笠、杨蒙恩分别在古装剧《七时吉祥》中饰演转世星君、李天王；思文曾出演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妻子的选择》；程璐曾出演舞台剧《我们的新生活》；豆豆出演舞台剧《宝兴里》；北北加盟话剧《椅子》等。

跨界最成功的是李雪琴。她不仅领衔主演了大鹏执导的电影《保你平安》，还主演了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新导演竞赛单元的电影《逍遥游》，与王传君、江疏影、郑云

龙主演的电影《拼桌》刚刚开机；电视剧方面，李雪琴主演了短剧《黏人俱乐部》，客串了古装剧《折腰》和现代剧《芳心荡漾》，表演类型横跨都市剧、古偶剧等多领域。深度参与综艺、影视剧，也为李雪琴积累了人脉资源，她会在微博上为电影《热烈》写宣传文，转发电影《孤注一掷》《巨齿鲨》的宣传微博，为电视剧《长相思》发布宣传物料。这些资源必然会反向助力其日后演艺事业的发展。

王勉出演《我在他乡挺好的》

名家说/名作/粤藏于海④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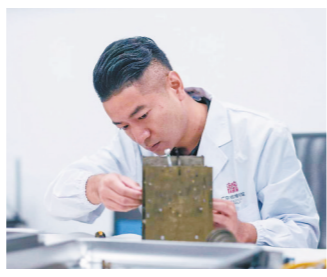
故宫古钟表修复师元昊楠解读 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

中西合璧“广州造” 计时娱乐两相宜

在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室里，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古钟表修复师正与广东省博物馆的修复团队一道，为几件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清代广钟进行检修和修复。

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是其中一件，它有着精巧华丽的外形，整体采用了铜胎鎏金、透明珐琅等工艺装饰，并运用了中西合璧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广钟技艺处于巅峰时期的一件代表作。

作为修复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钟表修复师元昊楠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通过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解读历史上广钟的丰富内涵与广州工匠的精湛技艺。



元昊楠在修复广钟 图/文三原

1 广钟技艺巅峰时期的代表

通常来说，广钟是指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在广州生产的自鸣钟，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就是典型的广钟式样和风格。

这件广钟以金、蓝两色为主色调，罗马数字表盘，四周施以宝蓝色的透明珐琅，上方则是象征吉祥的传统“双鹿”图案，座钟顶部的围栏、角亭，以及底座装饰则皆为通雕的金碧辉煌的欧洲建筑样式。

在介绍这件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的独特之处时，元昊楠说：“钟表上蓝色基底的珐琅一般叫‘广珐琅’，从这一点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为广钟。这是这件钟表外观上的特点。”

仔细看，在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的机械装置上，还刻有“Canton”和“Leong Kan”的英文字母。元昊楠介绍，它们均为粤语译音，其中“Canton”指如今广东省广州市的某个老城区，

应是座钟生产的地点；而“Leong Kan”应该是钟表生产制作的店铺名称或者制造者的姓名。

“广钟制作最开始是仿制，等到工艺日臻成熟并且能够独立生产钟表机芯后，广州工匠开始在上面打上独特的‘Canton’字样，这个时期广钟已经非常完美，而且在国际上已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是广钟技艺最巅峰时期的一件产品。”元昊楠说。

2 最早带来西洋钟表的是传教士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们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由进入中国，欧洲钟表也随之被带到了中国。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神宗进献了大小两座自鸣钟，机械钟表的嘀嗒声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宫廷中响起，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据利玛窦记载，万历皇帝对两座自鸣钟非常珍爱，特意为大钟建造钟楼，安装在御花园，小钟从不

离身。在没有机械表之前，中国古代多通过具体情境来感知和表述时间，比如“日上三竿”“一柱香的工夫”，时间观念相对模糊。机械表的到来，让古代的人们对“小时”“分钟”有了更具体的感知。

进入清朝之后，宫廷对西洋钟表的喜爱有增无减。自顺治皇帝至嘉庆朝初期，在清宫从事钟表制作的外国传教士有记录的就十有几位。康熙时期设立有自鸣

钟处，统辖钟表制作、修理等，雍正晚期又专门成立了做钟处。

据元昊楠介绍，广州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发地和东方大港，清政府的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当时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广州成为清代民间机械钟表的制造的重要中心，也是中国最早接触自鸣钟的地方，广州的钟表业便由仿制西洋钟开始。



左图：座钟机械装置上刻有“Canton”字样
右图：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 广东省博物馆提供

3 清晚期广钟能与西洋钟比肩

“广钟从最开始的仿造，到后来的独立制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了乾隆后期，广钟就做得非常完美了。”元昊楠说。

清康熙年间，广州匠人就从西洋传教士处学得钟表制造技术，开始仿制西洋钟表。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东名匠潘淳已烧成法蓝时辰表。

机械表的制作，钟表机芯是关键。一开始接触西洋钟表的广州工匠，并未掌握这种机械工艺。元昊楠介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西洋钟表的机芯掏出来，然后用本土工艺制作钟表的壳。这是最初的广钟制作形式。”

此时，广钟品质的确不如“洋做”钟表。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乾隆帝传谕两广总督

硕色：“从前所进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织、毡毯等，务必要洋做者方可。”由此可见，当时的皇帝对西洋钟表甚为偏爱。

但慢慢地，广州工匠能够对钟表机芯进行改装，使其兼具计时和娱乐的功能。

元昊楠说：“比如在钟表的走时机芯上加上表演功能，就像‘转八仙’‘群仙祝寿’类似的动态表演。这种改装也是当时广钟的一个特点。”

到乾隆晚期，广钟制作水平有了质的变化。广州工匠可以独立制作钟表机芯，制作水平也已经能与这一时期的西洋钟表媲美。这一时期，广钟与广雕、广绣、广彩等一样，是岭南地区的特有产物。

4 修复广钟亮相明年古钟表大展

在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室，只见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的各个部件已经被拆开，文物修复师正在对它进行修复。

元昊楠介绍，这件花篮座钟于20世纪60年代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至广东省博物馆，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钟表存在一定的锈蚀和磨损。“当时皇上很喜欢钟表的表演功能，所以它开动起来比较频繁，这就对零件造成损伤。”

据了解，古钟表的修复包括拆解、清洗、修复、组装、调试等流程，修复的最终目的是让它恢复如初，能够实现最初的表演功能。

“因为古钟表不是量产的机器，很多都只有一件，它们有各自不同的表演功能和机械结构。所

以，我们在修复时也没有可对比的资料。每修一件钟表，其实都是一种原始积累。”元昊楠说。

他还表示，通过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3D扫描等科学技术，后续期望能对这些钟表进行1:1的复现。通过复现钟表的资料，能让更多人直观地看到当时帝王的收藏和广州能工巧匠精湛的技艺。

据了解，此次修复是在广东省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建立的“古钟表联合实验室”下进行的，将对包括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在内的三件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广钟进行修复。同时，这些古钟表修复完成后，将于明年在广东省博物馆的古钟表专题大展亮相。

粤派评论

吕雷：一个对文学有信仰的人

□文云

1998年春，《作品》杂志连载了几期吕雷、赵洪合作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的章节，我做的责编。至今我对小说的意境还留下深刻印象。

小说写得干脆利落，带着鲜活、湿漉漉的大江大海的气息。而且画面感强烈，人物出场极具戏剧性，再加上引人入胜的情节，我读的时候很惊讶也很佩服。记得发表完第一章，我写给朋友看，朋友说：“写得不错，但我觉得没有这部长篇放达掉。记得发表完第一章，我就找人要了吕雷的联系方式，打过去跟他说了我的观后感，然后又跟他讲了能否在湛江帮我推销刊物一事。吕雷听完，说可能有些困难，他建议我找湛江文联和作协方面的人讲讲此事。我后来才知道，此年正值1998年的9·8湛江海关走私大案期间，吕雷可想而知有多忙碌和烦乱，我却用这件小事去麻烦他，实在不应该。”

《大江沉重》正是吕雷挂职期间写的。他走出庙堂，来到基层，来到民间，结识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这决定了他创作即便是宏大叙事，也充满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和细腻生动的情节。广东高明是吕雷常去的地

方，这也是他深入生活的阵地之一。后来，我到高明见到了高明市委原书记梁江，《大江沉重》的邱健童被认为就是以他为原型来创作的。这部书以报告文学形式采访了广东上上下下许多人，他们以现身说法，见证着广东开放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系。吕雷与赵洪在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见解都为读者所称道，它几乎成为人们勘察广东改革开放前路时具有文献性、史实性与阐释性的重要文本。

吕雷和赵洪这两个合作者，性格没有任何相似，反而差异很大。吕雷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而赵洪则认为自己是民间，身上有不少江湖气；吕雷严谨周正，分寸感强，赵洪幽默达观，自然放松。这两个性格差异的人却有着经验的互补性，这也是他们两个成为很好合作伙伴的基础。

2007年前后，《作品》杂志陆续来了一批身份特殊的作家，王十月、郑小琼、曾楚桥、梦亦非、于怀岸等。很多人当时都是在工厂一线工作的农民工作家。吕雷对这批作家十分关心，他硬是磨着管财政方面的负责人，拨了一笔钱，然后《作品》杂志每次邀请三四个基层作家，进行三个月的创作兼编辑实习。这批人后来成了广东文学创作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

2014年1月1日，吕雷不幸病逝。1月9日，他的追悼会来了许多人。实际上吕雷不是那种很会应酬交际的人，他对人也不特别热情，却总有很好的人缘。他身上有秉性耿直、公道无私的作家秉性。他总希望写出有思想、有分量的东西。他对文学有信念，也有信仰。人们自发前来送他最后一程，也是因为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

